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6192B

序一

——以詩代序——

愛情的花（散文詩）

我的愛情關不住了，便化做兩行熱淚。我偶然在一座荒蕪了的花園裏散步，我的眼淚不經意地落在草地上，草地上就立刻開了一朵美麗的花，是世界上一向所沒有的。

園裏的蜜蜂，從來不曾聞過花香，如今瞥見了這朵花，便繞着牠飛翔，徘徊不忍去。

杜鵑看見了這朵花，以為顏色太淡了，便從潔白的胸膛裏

，啄出些緋紅的鮮血來，灑在這朵花上。

隨後一個年輕的姑娘，打那邊走過，瞧見了這朵花，便用她圓潤的嘴吻牠，用她柔膩的手摸牠。她那玫瑰色的面龐，被花映着，越顯得媚媚可愛。覺得這朵花非尋常可比，牠的美麗，純潔和香氣，竟使她走不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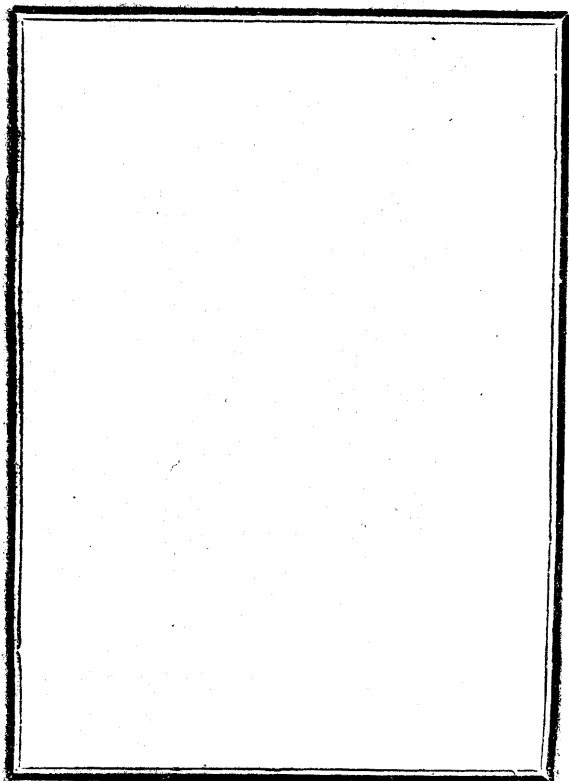
那時我可以輕輕地趑到她身邊，對她說：「姑娘，這朵花是我的眼淚化成的，而我的眼淚又是我的愛情化成的。無論誰家女郎，只要她是和這朵花一樣美麗的，如果愛牠，就可以把牠拿去。現在你正是配得上享受牠的人，那末，我情願

把牠送給你。』

假如她不肯拿去，我便要放情大哭，我的眼淚將溼透她的衣裙，我將把我的花撕得粉碎，讓蜜蜂去憑弔她的伴侶，讓杜鵑去爲牠泣血，讓地上的漣泥去遮住牠的美麗，更讓烈日炎威暴風驟雨去摧殘牠，侵蝕牠。

又假如她願意接受牠，那末我的愛情便有着落了。雖然我的心依舊是空虛的，但多少終可以得着些安慰了！

一九二二，十一，二十於東吳大學。



序二

——以詩代序——

乞丐（散文詩）

『擘，可憐的乞丐，什麼是你所最需要的？你需要麵包？』
一個富人說：

『麵包我固然需要，但不是最需要的；因為麵包只能療我物質上的飢餓，而不能療我精神上的飢餓，』

『那末，金錢呢？』那個富人又說：

『先生，金錢我也不要。活着的時候既然拿不到手，死後

又帶不去。我需要一件永久的，而又不曾磨滅的東西。」

「呵！我猜着了！原來你所最急切地希求的是名譽，是不是？」那個富人很得意似的說：

「哼！我要名譽做什麼！當我被煩悶之濃霧罩籠着的時候，名譽不能把這濃霧吹去；當我在黑暗中踽踽獨行的時候，名譽又不能放出一線光明來引導我。所以我也不要名譽。不！決不！」

★

★

★

跟着一個少年音樂家踱過來，他對那個乞丐說：

「麵包既不是你所最需要的，金錢和名譽你又不需要，那末天才呢？在我看來，天才實在是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我愛天才，猶如世人之愛金鋼鑽。倘若你願意，我可以把我的，分一半給你。你有了音樂家的天才，你就可以把你蘊藏在心的深處的悲哀，譜入哀怨而淒切的琴弦。在慘淡孤寂的夜裏，在瀉蕩着如銀的月色的森林下，你能彈出一切和平而美麗的夢；在這夢裏，你會遇見你那已死的母親，你會找着你那不知去向的戀人。你又能彈出一切奇特的幻想，在這幻想裏，一切迫壓着你的東西都消失了，你將暫時忘記了你的痛

苦。而且你的愴惻的琴聲浮到天空中，天空中掛着的繁星和孤月，都將失掉了她們的光明；你的琴聲落到汪洋的大海裏，海水就會掀起極大的波浪來；你的琴聲穿到孤寂的深閨中，閨中的少女便會嗚咽的哭起來。」

『我雖沒有音樂家的天才，我却時常立在街頭吹簫；我的悲哀，在神祕的音樂的波浪裏面震蕩着。但是那些來來往往的路人，只是大刺刺地從我身傍走過，誰也不理我，也不給我一些安慰。我的簫聲不能不說是悽慘而動人，但終不能引起他們的同情！憑你有多大的音樂家的天才，他們的鐵石一

樣的心，又堅，又硬，又冷，決不是一種脆弱微小的哀歌所能移得動的。試問我要天才做什麼！復次，天才也是靠不住的，因為牠也有盡的時候。人之有天才，好像燈之有油。燈裏的油，若不是時常加添，便要涸竭；而天才呢，不獨照樣要涸竭，甚至想加添些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天才我也不要。

┌

★

★

★

最後一個清麗的女子，左手提着一籃鮮花，走到乞丐的身邊。她凝着眼注視他，她的眼波；澄靜得和彫像一樣，而且

說：

『咳！乞丐！我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什麼了！我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一顆少女的心，裝滿着純潔的愛情。是不是？一個人若是滿腔的愛情無處寄託，或是得不着一些愛，就好像沙漠中的旅客找不到解渴的水一樣，不久他的生命便要逐漸地枯萎下去！富人祇能給你麵包，金錢和名譽；音樂家只能給你些天才；但我能給你愛情，你所最需要的。我願永愛着你，我願把這籃花——愛情的象徵——贈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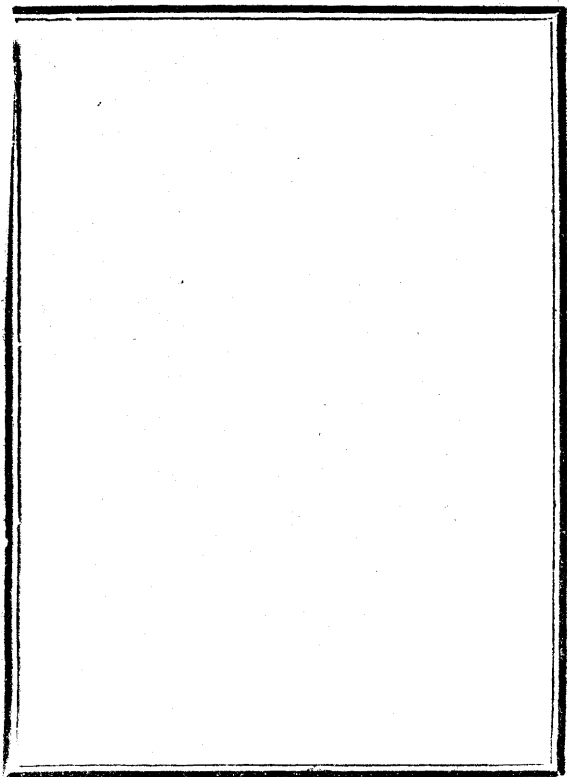
於是乞丐灰白的面龐，漸漸地紅潤起來，因為現在他的血

管裏，有了新生命了！他感激的眼淚，珍珠般的滾下來。他
回答說：

『愛情？這正是我所最需要的！這正是我所最需要的！麵包只能療我物質上的飢餓，惟有你的愛能療我精神上的飢餓，金錢死後是帶不去的，天才也有涸竭的時候，惟有你的愛纔是永遠不會磨滅的東西！名譽不能給我一些幫助，惟有你的愛是衝破煩悶之濃霧的太陽！是黑暗中引導我的光明！』

一九二二，十二，二於東吳大學。

文 序 的 去 毀 (8)



序

凡曾讀過徐雉君的詩，及小說月報上「失戀後」一篇的，至少可以知道些作者的性格，作者的思想，和作者的藝術；用不着我來多說介紹的廢話。况我這無名小卒，於文學又是門外漢，說了也等於不說，不見得可以增作者的聲價，實在沒有意思而且不必。但作者不求當代文豪的品題，却降格求諸下走，那是他的苦心，我可不敢不答應了。

徐君是一位詩人，一位戀歌的作者。他做的詩都極其優美

雅逸，能在近日新詩壇上佔一重要的位置。如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一切都不是她的，一籃花，單戀，失戀等，及詩刊上發表的：有夫之婦，熄了的心靈之微光等，讀了俱可令人想着作者情感的熱烈真摯，一種爲愛而歌唱，爲愛而哭泣，爲愛而流淚的聲情，都在他的詩句上流露出來。他是愛的讚美者，愛的尋求者，愛的徬徨者，愛的失望者。他以爲人生只有愛，只有愛是真實，只有愛是可靠，只有愛是豐富而有生命的；除了她，一切都沒有意義，一切都是虛偽，一切都是空空洞洞，一切都沒有可留戀的價值。愛就是生命，愛就

是人生，愛就是一切。所以他說：

朝得愛

——戀人的愛——

夕死可矣。

——孤獨者的煩悶第四十首——

天上的白雲飄蕩着，窗前的楊柳婀娜着，鳴蟬吱吱地叫着，流水潺潺地響着，但是，胸內的情火呢，不能熊熊地燃着嗎？青春之花燦爛地，馥郁地開了，鳴鶯在歌，蛺蝶在舞，一雙一對的愛人在唱了。看喲！那邊是汪汪的海洋，那邊是熱

烈的火山，那邊是光輝的日月，那邊是欣欣的草木，都是愛的表徵啊！愛罷，讓我們熱情地愛罷！讓我們俯首在愛之神前罷，作者極端的相信愛是生活的要素，沒有愛的生活是枯寂，寡味，毫無生趣的。然而在這冷酷無情的世界中，又有什麼呢？一切只有欺凌，只有虛偽，只有假意，只有逢迎。什麼自由戀愛？什麼愛情神聖？充言之，也只是一頓大菜，一場跳舞的代價。所以在作者作品中，時有失望的呼聲拼裂出來。

說什麼恩和愛？

說什麼情深如海？

不過是快樂的反面，痛苦的別名，

聽！一聲梵鐘 把我驚醒。

——織情歌第四節——

呵！美麗的桃色的輕雲！

我恨不能把爾來吞，

使我胸中的情炎全消，

不再熱烈地燃燒。

——織情歌第八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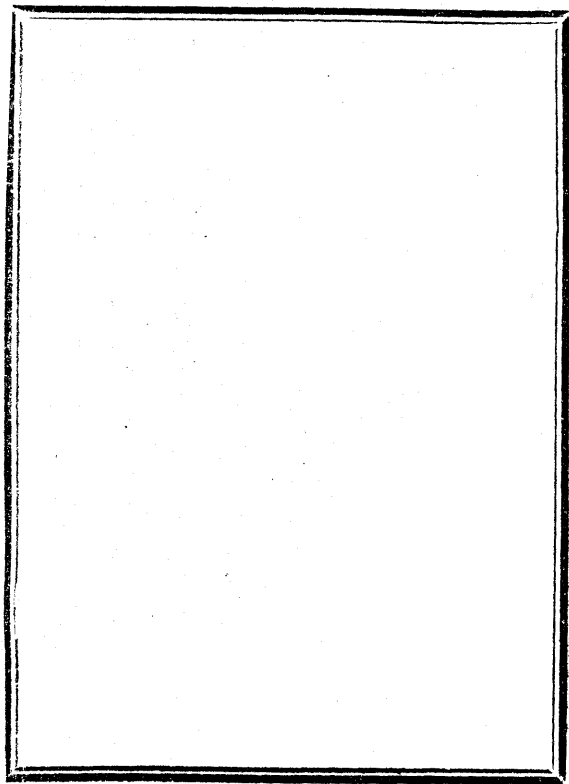
雖然這樣失望，雖然這樣悲憤，雖然這樣去呪咀愛，畢竟作者的心總是朝着愛的。愈為愛而傷心，愈為愛而痛哭，便愈見作者愛心的堅決。愛是血和淚的混合物。古今來轟轟烈烈的有情人都是流過血，流過淚的。詩人的啼聲，便是詩人熱情的表示。作者於此不能不說是一位有情人。因為他是一位有情人，所以在他的作品中處處都可以發現一個情字。其實在他的腦筋中，在他的思想中，也只不過這一個情字。明白了這些，然後對他的作品方可相當的了解。

作者自失戀後發表後，遂以一詩人而為小說的創作者了。

他的小說在描寫方面，以我看來，算是極成功的毀去的序文和病中兩篇都極能表現作者的藝術和作者的個性。至牠們的內容，可由讀者自己去領略，我這裏不必多說。

一九二四，七，廿五

謝佐禹



毀去的序文

(一)

少年著作家楊憶唐近來有兩件不快意的事情。

第一件事使他不快的，便是沒有人替他的小說集做一篇序文。他想起葉信君是現在中國文壇上的一位健將又是孤星文學月刊的主筆。假使能得一個像他那樣有聲望的人替他做一篇序文，那末，他便心滿意足了。所以後來他把他的小說稿寄去，還附着一封長信信裏；一大半是些恭維和企慕的話，

而且說葉信君的小說，他是沒有一篇不讀的，末了纔說明請他做序文的意思。但是很可憐！憶唐竟遭拒絕了！葉信君來信說：

「……我實在不會批評人家的文字，你却叫我作序文，真覺得擔當不起！但是我一定將你的全稿看完，雖然我將辭謝作序這件事。……」

憶唐沒法，只得央求幾個朋友替他敷衍幾篇；但他又遭拒絕了！他們各有各的理由：有的說，出小說集何必要人做序？小說集是自己的小說集，爲什麼要拉些人來湊湊熱鬧？有

的說，太忙，沒有工夫，並不是不肯做。他們的理由個個都十分充足，只是苦了憶唐一個人！他在四五個月以前，就把小說集編好，封面畫也已畫好，自序也已做好。而且在自序的末段，照例說些感謝的話：「謝謝……先生替我這部小說集做序！」「先生」兩個字上面，故意留些空白，等將來有人替他做序文時，好把姓名題上去。

至於第二件不愉快的事情，不消說，是關於他的婚事了。他父親每次來信，除照例說些「冷熱要當心」「用功讀書」「用錢要省」……等等幾句尋常話外，總要提起他的婚事，而

且言外有替他定婚的意思。他平素是反對賣買式的婚姻的，所以他每次回信，總說：他年紀還輕，婚事等他大學畢業後再議不遲；學校裏年紀比他大而尙未婚的很多很多，何必如此急急呢？其實他年紀也不算十分輕，他今年正是二十一歲早已到了性的完全成熟時期。性慾的衝動，又時常發作，使他感到無限的苦悶。他漸漸相信戀愛能創造光明；他又相信世界上除了他自己以外，應該還有一個「她」。但是在男女社交不公開的中國的情形之下，要想找一個理想中的「她」，真是太難了！不論校內校外，每逢開什麼會時，他也常常到會

；但會場裏又有什麼男賓席和女賓席的分別，男和女之間永遠劃着一條鴻溝，他總沒有和女性接觸的機會。偶然在報紙上，看見女學生徵婚的廣告，他便立刻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信裏還附着一張照片，然後密封着口兒，偷偷地把牠放在郵筒裏，不敢直接交給門房，怕被人看見不好意思。但是這次的結果，也是失敗；因為後來那個徵婚的女子把他寄去的信及照片統統退還了。他接到這些原物時，蒼黃的臉上，只是浮着些苦笑！然而他又奈何她不得，因為廣告上明明寫着「……不合則將原件退還……」等字樣。他苦悶到極點時

，也只有做詩解他的憂思；在他的許多詩裏，有幾首求愛——女性的愛——的色彩是很濃厚而顯著的，例如：

戀愛慾還沒有滿足，

食慾倒先減了！

——孤獨者的煩悶第一首——

當我在路上，

瞥見了一對少年戀人，

並着肩，挽着手兒，走着時；

我的頭便低下去了！

——孤獨者的煩悶第八首——

朝得愛；

——情人的愛——

夕死可矣！

——孤獨者的煩悶第十三首——

若是愛情可賣的，

我情願把我的

挑着沿街喚賣；

橫豎我自己終歸用不掉，

倒不如賣給別人去用的好！

——孤獨者的煩悶第二十九首——

假使我有戀人，

我可以不信上帝；

因為那時

她將我惟一的主宰者。

——孤獨者的煩悶第四十四首——

「情人！」

這是多麼好聽的眼字！

你只要喊一聲「情人，」

你便是一個音樂家。

——孤獨者的煩悶第四十五首——

沙漠鋪在孤獨者的心頭，

而天堂的基礎却築在戀愛上。

——孤獨者的煩悶第四十六首——

火車是從來不會等齋候旅客的；

我那寶貴的青春，

牠也不會等候我的，

不久將悄悄地棄我而去，

而且一去永不復返了！

——孤獨者的煩悶第四十九首——

我的心是一隻酒杯，

而異性的愛情

便是那甜蜜的葡萄美酒。

心杯鎮日裏仰望着，

想承受些愛情之酒；

誰知道期待着好久好久，

而今杯中空空，

還是一無所有！

——孤獨者的煩悶第五十首——

這兩件不快的事情，——沒有人替他的小說集做序，和得不着異性的愛情——好像兩把剛刀，天天在他面前耀眼。他覺得人生在世，忙忙碌碌，也無非爲的是名譽，金錢和戀愛；三者之中，缺一不可。假使有人能替他的小說集做一篇序文，使牠可以早日出版，這對於他的名譽，是很有關係的。又假使他能得着異性的愛情，那末，戀愛也就成功了。但

是如何能使別人替他做序文呢？用什麼方法纔能找到理想中的戀人呢？這是天天在他腦子裏盤旋着的兩個大問題。他又想到，假使他能找着理想中的戀人，那末，序文的有沒有，也就不成問題；因為這篇序文可以請他的戀人去做。他還記得，田漢君著的薔薇之路一書中，有易漱瑜女士——田漢君的情人——的序文；黃俊君著的戀愛的悲慘裏，也有他的夫人徐靜涵女士的序文。倘若他也有最親最愛的情人，替他的小說集做一篇序文，真要比請大偶像做序文，光榮得多，雅豔得多了。

(一)

有一天晚上八點鐘的時候，在大學宿舍的第二百十五號房間裏，憶唐和他的同學惠生靠近書桌，面對面的坐着。室內陳設很整齊，四壁掛着一份日曆，幾張月份牌，一面小小的三角形的布製的校旗，和些顏色鮮豔的美女畫片；這些畫片，映着電燈光，最足以刺人的眼。憶唐仰着頭，凝視着畫片，像在深思些什麼。惠生正在狂吸紙烟，在他的洋褲上染着些烟灰。

『惠生！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憶唐說時，他的眼光

，從畫片上移到惠生的面上。

『什麼事？』

『要你先答應我，纔說給你聽。』

『只要我的能力所能做得到的，我無有不答應你，幫你的忙。』惠生說着，用手彈去紙烟的灰。

『我今天又接到父親的信。我近來真怕讀他的信。每次拆他的信時，手指總有些顫抖。』『信裏說些什麼話？』

『真討厭！每次來信，總要提起我的婚事，而且有替我代定的意思。自然這也不能怪他。他老人家的年紀，已在七十

以外，那得不望孫心切？而且家裏除了父親，寡嫂和一個十二歲的弟弟外，什麼人也沒有！也沒有人當家：父親年老，管不來家事；嫂嫂自從哥哥死後，也是住在娘家的日子多；弟弟年紀小，曉得什麼？」其實憶唐急於要得戀人的心，比他父親望孫的心還切。只因自己要找一個情人的話，不好說出來；所以一面故意借他父親的信做幌子，一面極力訴說他家庭寂寞的狀況，想引起惠生的同情，好替他想個法子，或是介紹一個女學生給他做朋友。他曉得惠生是善於交際的，而且女性的朋友又很多。

『我想婚事由你父親代定，也未嘗不可，只要對手的才貌不十分壞，性情溫和些就是了。……』

惠生的話十分使憶唐失望。他不等惠生說完，立刻就搶着說道：

『不對！不對！父親代兒子定婚，姑無論在理論上說不過去；就是從實際上看來，也是沒有好結果的。而且在我們鄉間，要想找一個略有智識的女子，真是比海底撈針還難！惠生！你是我的好朋友，難道不能替我想個法子嗎？』

惠生正想開口，憶唐又接着說：

『自然，我也曉得，戀愛應當先從社交入手，只是苦於沒有機會。祇要能夠給我一個機會，一個入手的地方，便什麼事都可以做了。』憶唐恐怕惠生不肯替他想法，所以又加上這麼一種申說。

果然這幾句話十分有效力，竟使惠生起了憐憫的心。

『我也很想替你介紹一個，不過這也不是容易的事。』惠生說時，一面將半截吸剩的烟卷擲到地上，一面慢慢地移開書桌的從抽屜，抽屜裏找出一本日記簿來。在這本日記簿裏，他許多女朋友的姓名和通信處，都寫得詳盡無遺。這麼多

的女朋友！他也不知把誰介紹給憶唐的好，便抬起頭來笑着問憶唐道：

「你喜歡教會學校裏的女學生呢，還是喜歡官立學校裏的？」

憶唐知道教會學校的女學生太奢華，而且專務外觀。短而闊的袖子，露出雪白的臂膊；高跟尖頭的皮鞋，襯着薄如蟬翼緊貼着皮膚的絲襪；漂亮的衣服，帶着奪目的顏色；一臉的胭脂和雪花膏；這些都是教會學校裏女學生的寫真。至於官立的，却不是這樣。蓬鬆的迎風飄舉的頭髮；黑色的圍裙

；灰色或白色的制服：處處都顯出樸素和天真。他見惠生問他，便答道：

『我喜歡官立學校裏的女學生。』

這時惠生忽然想起張美雲女士來了。她是本城官立女子中學三年級生。她很愛他。放在他牀上的一個枕頭套，上面繡着 Sweet Dream 兩個字的，還是她親手贈他的呢。但他嫌她年紀太大，而且家裏也不是十分有錢，所以對她很冷淡。現在憶唐既托他介紹，他很想把她介紹給他做朋友。這時催睡的鈴聲突然響了。在鐺鐺鐺的鈴聲裏，惠生不知不覺地把

語音略略提高，對憶唐說：

『你的事都在我身上，請放心！你明天下午三時再到我這裏來！我們好一塊兒往本城官立的女子中學裏去，』

憶唐點點頭，打了一個呵欠，慢慢地從椅上站起來，便辭了惠生，回到他自己寢室裏去。

(三)

第二天下午還沒有到三點鐘的時候，憶唐就呆呆地站在二百十五號宿舍的門首，好像在期待着什麼人來似的。好一會兒，纔見惠生從理化試驗室裏出來。惠生一見他，忽地憶及

昨天晚上的事來，便走近他身邊笑着說道；

『你這樣心急做什麼？』

憶唐微笑不答。幾秒鐘後，惠生已從衣袋裏摸出一串鑰匙來，把房間開了。他們便一淘進去。

惠生平素在校內，大約是穿中國服裝的日子多；但一出校門，却又是一個翩翩的西裝少年了。他穿西裝的目的，在於出風頭。他曉得在校內，出不來風頭，所以穿本國服裝。然而一出校門，情形就不同了：他的交游很廣，女朋友又多，在大街上行走時，到處遇見熟人。所以他爲維持他的出風頭

主義起見，就不得不穿起西裝來。自然，今天也不能逃這個例，何況還是往女學校裏去訪女朋友，怎麼可以不穿西裝便出去？

『請你坐一歇。待我換好衣服，再和你一淘去。』惠生向着憶唐說「請你坐一歇」這句話時，把右手略略舉起，表示請他的意思。

急心的憶唐，雖不願意坐着等候，但也沒有法子。不然，假如他不肯替他介紹時，那又如何得了？穿西裝本是很費時的事：打一個領結，至少需兩分鐘。第一次若是打得不好，

還得打第二次。憶唐等得不耐煩了，時時回過頭去看桌上擺着的小時鐘。好容易等他換上襯衣，套洋洋褲。打好領結，罩上衣，看看時鐘已是三點十五分。但是惠生還是不會弄舒齊，又忙着在皮鞋上塗些鞋油，用一塊板刷盡力的擦，擦得光可鑑人，這樣又費去了四五分鐘。

他們是坐着車兒去的。憶唐在車上，只是低頭冥想。他髻髯看見車兒已到女中學的大門前；他又髻髯看見他自己已走進會客室裏坐下；他又髻髯看見一個年輕的女子出來招呼他們；又髻髯看見……

車兒的驟然的停止，立刻把他的冥想打斷。他跳下車，跟着惠生進女中學的門房。惠生在題名冊裏，簽了自己的名，和被訪問的女生的姓名。但又須寫明來客和被訪問的女生的關係，這一會却使他有些爲難了！踟躇了好一會，最後纔胡亂寫了「同鄉」兩個字在冊裏。

憶唐和惠生坐在會客室裏，靜候着校役喊美雲女士出來。這時憶唐心裏有些不安了，他覺得到這裏來，實在沒有意思。他和美雲女士又沒有什麼關係她又不是笨伯，對於這樣突如其來的不速之客，怎會不起疑心？而且這事的結果，也許

因此竟傷了惠生和美雲兩人中間的感情。他想到這裏，周身覺得有一股熱氣直透出來，兩頰也微微紅了。但他又轉念，他既已來到這裏，也只好硬着頭皮，靜看這事的結果如何。

校役進來，說她剛下課，等一會就出來。不一刻，一縷香氣和一陣輕妙的脚步聲告訴他們美雲女士來了。她穿的衣服很華麗。她面上敷着的粉和胭脂雖厚，却總遮掩不了幾分老態。憶唐起先以爲官立學校裏的女學生總是樸素的，天真爛漫的，到這時也有些不相信了。她一見憶唐，心裏便有幾分惱了。她想惠生平日來訪她時，總是獨自一個的，爲什麼今

天又帶了一個人來？但疏勿的惠生，却想不到這一層。他和憶唐見她來了，都從坐椅上站起來。她只向惠生點點頭，靠近他站着，也不說話，這顯然足見她今天有些惱怒了。惠生這時不慌不忙的指着憶唐，笑着向她說：

「這位是蜜司脫楊！」

他又指着她笑着對憶唐說：

「這位是密司脫張！」

惠生介紹畢，憶唐和她也各鞠了一個躬，各人面上都裝出一種勉強的，不自然的笑容。但她並不知憶唐談話。憶唐想

和她談話，却是無從說起，極力搜索枯腸，只是想不出一句話來。加以他一到女子面前，便會耳紅面赤，又不像惠生那樣善於交際，只好斜着眼睛看看窗外的風景，連頭都不敢回過來看她一看。至於她，面色已蒼白得和死人一樣，和惠生說話時，聲音有些顫抖了，像要哭出來的樣子。她想她待惠生多麼好，如何的愛他，而他不但對她很冷淡，還要另外帶一個男子進來，試她的心，這是多麼難受的事情！惠生這時也曉得事情有些不對了，他的手偶然和她的手接觸着時，他立刻覺察出她的手幾乎是冰一般的冷。

『看你的樣子，好像有些不爽快。好好的休養休養！下次我再來看你罷。』惠生覺得他是不能再留了，一面對她那樣說，一面用手抓住起先放在桌上的禮帽，表示欲走的樣子。

可憐的憶唐仍舊一動都不動的望着窗外的景緻，侷促得連兩手也沒有擺處。惠生和牠的談話，他一句話都沒有聽見；但是「下次我再來看你罷」這一句，他却很聽得清楚。他回頭見惠生對她點頭告別，於是他也沒精打彩的向她點點頭，連忙拔轉身子，眼着惠生出去。

他們坐着原車回校，來時已沒有去時那樣高興。憶唐更是

垂頭喪氣。他想好不容易得到一個機會，又讓她錯過，恐怕以後再沒有和女性接觸的機會了！他想，上帝造人時，爲什麼同時又賦與他以滿腔的愛情？既然給他滿腔的愛情，爲什麼偏又不讓牠盡情發洩？呵！永生的萬能的上帝呀！你真是該咒罵的！我心裏像火樣燃燒着的愛情呀！請你把我燒死了罷！毀滅了罷！他想到這裏，忽然又記起一首詩來：

若是愛情可以賣的，

我情願把我的。

挑着沿街喚賣；

橫豎我自己總歸用不掉，

倒不如賣給別人去用的好！

從這天以後，憶唐更比從前鬱鬱不樂；心裏好像橫着一塊沙漠，或是一片荒涼的孤島；悵惘和寂寞，天天占領了他的心頭。惠生有時還要譏笑他，說他不會交際，不會對付女子。他說：

『男子和女子初相見時，理應男子先開口和女子說話，斷沒有女子先開口的。我把美雲介紹給你時，你竟不知她說一句話，自然她也不來睬你了。』惠生說話時，面上帶着一種

莊重的神氣，好像長輩教訓下輩似的。但他一面又極力安慰憶唐勸他不要心急，下次有相當的再介紹一個給他，不過介紹的手續，要比前次慎重一點罷了。憶唐聽了惠生這一番話，希望之火又熊熊地在他寂寥的心裏燃着了。

(四)

第三天下午五點鐘的時候，費月娟女士——她是個貞儀女子美術學校的學生——正在畫室裏畫油畫。她裝好畫架，調好顏色，畫架旁放着一幅「錢塘觀潮圖」。剛鈎了些輪廓，忽見她的同學王蕙英進來，手裏拿着一封信。

『月娟！你有一封本埠的信，是我順便替你從門房裏拿來的』蕙英說時，把信遞給她。

月娟把信接在手裏，也不說一聲謝。拆開信來一看，原來是惠生寫給她的。

『是誰寫給你的？』蕙英問。

『育才大學裏一個朋友寫給我的。』

『月娟！你真是好福氣！有這麼多的男學生巴結你！』蕙英曉得育才大學裏還沒有開放女禁，而且她也曉得月娟有許多男朋友，所以料得定是男朋友寫給她的信。

「你又來了！你老是這樣怪會取笑人的！」

「那末，你可不可以給我看看？」

「信裏也沒有什麼話，有什麼可看？只不過我那位朋友說，明天要約幾個朋友到這裏來，要我招待他們，陪他們在校裏參觀參觀。」

「那些男子們總是靠不住的，又不知要弄出什麼鬼事來了！」

「怕什麼！他們是人，我們也是人。」

她們談了一會，後來蕙英邀月娟同往操場拍網球去，月娟

答應了她，便一淘離開畫室去了。

第二天下午四點鐘的時候。月娟剛下課，一個女僕來找她，說外面有人要見她，她走到會客室裏一看，見是惠生，此外還有一個少年，她却不認得，她料定是惠生的朋友了。但她心裏很覺得奇怪，惠生昨天信裏，明明說是和幾個朋友一塊兒來，爲什麼今天只帶來了一個朋友？心裏這樣想，嘴裏却又不好說出來。惠生也曉得她心裏想什麼，所以他給他們倆介紹後，便開口道：

『本來我和三個朋友一塊兒來，不過後來那兩個有事，不

能來。而且，我和密司脫楊因為他們不能同來，掃興得很，也想打算不來；然而信已發出，失約也不好。」他說完話，把兩手插在洋褲的袋裏，態度十分閒雅。

惠生這幾句話，實在說得十分有理，能使月娟不致疑心他們是特意爲介紹的事而來的。而且惠生寫給她的信裏，不說他和憶唐一個人一同來，而偏說和幾個朋友一同來，也是爲的這個道理。

他們三個人之中，惠生和月娟都是很會談話的。便是憶唐，也曉得這次若再不敷衍幾句，是不成功的了；這樣的機會

，怎好再讓牠錯過？惠生又從旁向他使眼色，警告他，叫他多多說話。加以月娟也很知趣，她知道，三個人中間，要算憶唐說得最少，所以不時的湊上去問他育才大學裏的情形，使他可以多說些話，不致十分寂寞。三個人談得很高興。在談話裏，惠生又時時向月娟替憶唐吹牛，說他的品行多麼高，學問又多麼好，又會做小說寫詩。他說：

『密司脫楊對於文學是極有研究的。他的作品，在中國文壇上也很有名。他的第一部小說集也快要付印哩。密司費你的油畫得很出色，我前次在青年會開的美術展覽會裏，也曾

看見過你的作品。你們兩個人，一個是文學家，一個是畫家，統統都是藝術家。至於我，天天在理化實驗室裏，聞阿摩尼亞 Ammonia 的臭氣，到現在還是弄得一事無成，慚愧！慚愧！』

惠生的話使月娟兩頰發赤，憶唐只是低頭暗笑。

惠生看看時候已不早了，便請月娟陪他們參觀一週。等他們參觀畢回去時，已是下午六點鐘了。

(五)

憶唐這天從貞儀女子美術學校回來時，已是晚餐的時候了

。在平日，每逢吃飯的時候，同桌的朋友們都高高興興的笑着，談着，從嘴邊滴下的話語，比碗裏的飯還多；惟有他，只是低着頭，機械式地，把東西搪塞在肚裏，也不說什麼。但今天他却非常的快樂，居然也高聲的談笑起來，和他們一樣。

晚上他忽然想起日間惠生對他說的話來：『我已將月娟介紹給以後的事，要你自己去進行了。』所以他想，第一步的辦法，是先和她通信。他又恐怕被別人看見，故意趁夜深人靜的時候，坐在寢室裏的燭光下，偷偷地寫了。有一個和他

同室的朋友，剛從睡夢中醒來，見他還沒睡，便拉開帳子，伸出頭來說：

『你在寫什麼？不要太用功了！這樣暗淡的燭光，不怕弄壞你的眼睛嗎？』

『我在做小說。早些完工，好早些寄到孤星文學月刊社去。』憶唐這樣的對他撒了一個謊。

憶唐的文名，本冠於全校，那個朋友聽了他的話，自然是深信不疑的了。

他平日寫給同性的朋友的信，字跡總是十分潦草的；但今

天寫給她的信，却不同了：個個字寫得齊整而且清秀，將信寫好後，還恐怕把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寫錯了，又把信面仔細看了一看，這才偷偷地把牠放在郵筒裏。

這一夜他在牀上，翻來覆去，只是睡不着，第二天，早晨，他上社會學課時，也無心聽講。他一心想念月娟。他想她這時大約已收到他的信，在寫回信了；也許她將置之不覆；假使她真沒有回信來，那末，將如何呢？……

這天吃夜飯時，他收到月娟的回信，心裏十分高興，巴不得立刻把牠拆開來讀了。但恐怕同桌的朋友們笑他，所以又

極力裝出鎮靜的態度來。他偶然不留心，信面上的「費月娟自美術校寄」八個字，給一個同桌的朋友史子英看見了。

「唔！費月娟我認識的，她是我的同鄉。你幾時認識她的？」子英正夾着一筷肉往嘴裏送，嘴裏塞得滿滿的，所以說話時聲音有些模糊了。

憶唐笑着搖搖頭不答話。

「憶唐這個人倒是看不出，會有這樣大的本領，看他樣子好像規規矩矩的。」同桌的陸桂海跟着說。桂海這幾句話好像對他自己說的，又好像對同桌許多人說的。

「看不出！真是一些也看不出！」其餘的人都異口同聲的說。

憶唐飯吃得很快，想早些吃完飯，好看信。但子英比他還吃得快；他吃完飯，用手抹抹嘴邊，仍舊坐着不走，似乎還有幾句話要說。

「憶唐我倒很替你擔憂。」

「爲什麼？」憶唐問時，正在盡力把最後的一口飯嚥下。

「過一歇，我到你房間裏來，我再告訴你。」子英一面說，一面懶洋洋地從椅上站了起來。

憶唐走到自己寢室裏，扭亮電燈，把信拆開讀了。信裏說，她很願意和他通信，不過她的學問是很淺薄而有限的，希望他能時時指教。她信裏又說，他的小說集不久將要付印了，出版後要他借一本給他看看。她信裏又說，她和他雖是初交，但她視他無異師長和益友。憶唐讀了這封有生以來第一次收到的女子給他的信，心裏立刻生出一種甜密的快感來。他覺得這種經驗是從來不曾有過的。他想她既肯和他通信，那末，第一步的辦法已告成功，以後的事便容易進行了。

一會兒，史子英推門進來。憶唐連忙招呼他，叫他坐下，

又把她的信給他看。子英看了看信面的幾個字，說：

『你看！她的筆鋒，多麼矯健！一點，一畫，處處顯出有力量。看她的字跡，就可以知道她是個剛強的，帶着男性的女子。我想，縱使她將來能做你終身的伴侶，恐怕你也不容易管束她罷。』

『……』

『復次，她的人品，我也知道得確切。她是個薄情善變心的女子。我還記得美國近代文豪馬可得溫 Mark Twain 有一篇講到 New England 地方的天氣的演說。他說，在那個地

方的春季裏，在二十四個鐘頭以內，細細計算起來，一共有
一百三十六種的天氣。你想，那個地方的天氣變換得多麼快
！但在我看來，月娟女士的心，比那個地方的天氣還要變得
快！』

『你從什麼地方見到她是個這樣的女子呢？你未免太侮辱
她了！』憶唐有些發怒了。他一面心裏代她抱不平，一面又
急於要知道她以前的經過。

『她的事，我有什麼不知道！我如今告訴你一件事，你就
可以知道她是個怎樣的女子了。我有一個朋友姓王名如華，

他曾在這裏附屬第一中學讀過書，你認識嗎？「王」是三畫一直的，「王」「如華」兩字是這樣寫的……。」子英說到這裏，便在桌上呵了一口氣，用手指寫上了「如華」兩個字。

「王如華我不認識他。」

「哦！我記起來了。你的確不認識他；因為他在這裏讀書時，你還沒有來。他和月娟是同鄉，又是同住了一個村莊裏面的。他的家和她的，只隔着幾間門面。他們倆從小就在一處玩，後來彼此年紀都漸漸地大了，便不常見面，但事有湊巧，當如華進這裏的附屬中學時，月娟也剛進貞儀女子美術

學校。一天，如華在大街上碰見她，便各訴別後的情況。他又告訴她說，有一個法國教士見他尙可造就，就想待他中學畢業後，設法資送他往法國留學。從那天以後，他們倆便通起信來。他每星期至少要去訪她一次。她也時常替他畫水彩畫，——那時她只會畫水彩畫，比不得現在油畫也學會了。

——又送金戒指和她自己的照片給他。……」

憶唐聽到這裏，心裏不知不覺的微微燃着 縷醋意；連忙問子英道：

『如華是怎樣的一個人？他的學問如何？我想至少他的面

貌要比我好看些。」

『不見得！他的面貌要比你醜陋得多！學問更是不及你！假使他今年仍在這裏讀書，也不過是個中學二年級生。他平日功課又不好，連寄給月娟的英文信，還是托別人代寫的。他家裏又很窮，他母親在上海一個女學校裏當門房呢。』

憶唐聽了這一段話，纔把心放下。

『可憐的王如華！』子英又接着說：『他終於被她所棄了而他也不再到此裏來讀書了。至於她棄了他後，是不是又另愛別人，這一層，我倒如今還不明白。憶唐！你看！這樣薄』

情的女子，多麼可怕！所以我很替你擔憂呢。」

最後，子英又對憶唐說，關於王如華和她戀愛的事，千萬別向她提起。隨後，他們又談些別的事。子英談得有些疲倦了，便辭了憶唐，回到自己宿舍裏去。

(六)

今天已是憶唐和月娟相識後的第三日了。他們初見面的那天，是星期一，所以今天是星期三了。這天，他忽然想往女子美術校去訪她。但他和她相識不過三天，便要見她，總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但他又想起，他的小說集正苦沒有人替他

做序文，何不請她做一篇？這樣，他不但可以得一篇序文，而且可以借請她做序爲名，而行訪她之實了。

這天下午三點鐘的時候，他獨自個挾着小說稿子往美術校去，也不邀惠生同去。

當他在來賓題名冊裏簽名的時候，他心裏却在這樣的想：「這是真的，還是做夢？像我這樣的人，居然也會有女朋友！居然也可以到這裏來簽名！」

五分鐘後，他和費月娟女士又在會客室裏晤面了。他們並肩的坐着談話。當他把小說全稿交給她時，她便隨便的掠一

篇讀了，她大大的稱讚他，說他能夠把自己的情感滲透在作品裏，使人讀了會出眼淚。她又說，她最喜歡讀創造和小說月報裏的創作。她又說，她尤其愛讀那些專門描寫戀愛的小說。她又說，照校裏章程，會客時間以十五分鐘爲限，但這不過是一種官樣文章，他儘可多坐一歇去。她又說，她最恨校裏的舍監，她們自以爲太太，像煞有介事！這幾句話好像告訴憶唐說，她並不是什麼太太，還是個不會嫁人的處女。憶唐聽了她這一番話，心裏很高興，以爲她是有意於他。後來他又說明請她替他小說集做序文的意思。她起先說不會做

，後來因拗他不過，只好答應了。她又問他，小說集的封面畫有否畫好？他說，已托人畫好了，否則，一定也要請她畫一張。

『我這冊小說稿今天不帶去，暫存你處，好供你做序時參考參考。今天是星期三，我打算於下星期日再到這裏來拿序文和小說稿子。』憶唐臨去的時候對她這樣說。他想星期日不上課，好和她作長時期的談話。

『很好！』

憶唐在從女子美術校回來的路上，一面走，一面思潮在他

的腦海裏像波浪一般的起伏。他記得上次他和惠生來訪她的
那天，他們出來時，她一直送到校門口，等他們的影兒不見
了，纔進去。這次，她却並未送他出來。於是他以為上次她
以賓客之禮待他，這次却以知己視他，他覺得她對他的情已
深一層了。想到這裏，心裏十分快樂。但一想到昨夜子英對
他說的一番話，說她是個薄情的女子，心裏不免又疑信參半
。他想子英的話也許靠不住，這一定是他妬忌他，想離間他
們。而且像她那樣的女子，也是不可多得：她人既活潑；談
吐又流利；看她的來信，可見她文理也很清通；惠生又曾說

她長於繪畫。何況他又只有這樣一個女朋友，不愛她，又愛誰？若是要惠生再介紹一個給他，恐怕也未見得肯罷！而且，一個人的心總該有個歸宿，愛情也總該有個着落；若老是這樣泛泛無着，好像一隻孤舟飄搖於渺茫汪洋的大海上，這於前途有多少危險！活着還有什麼生趣？愚笨的人呀！上帝給你們每個人以海樣深的愛情，而你們自己不會用，祇知道密密地把牠藏在心頭，還自以為孤高，真是可笑！真是可笑！他想到這裏，兩隻脚不知不覺地已跨進大學的校門。

這天晚上，憶唐想起日間的事，月娟好像對於他很有意思

，覺得機會不可失，便跑到寢室裏，寫了一封極長的信的求婚書給她，字數達五千以上。第二天晚上，回信來了。他拆信時，兩手顫抖着；但終於鼓着勇氣把牠讀了。她來信說：

『……………我讀了你這封長長一大篇的信，我的心裏覺得有萬分抱歉和不安！因我不該和你相識。……………至於你愛我，我真感激不盡了！也極願你愛！橫豎朋友有友愛之情，是嗎？若說你要和我做終身伴侶，這句話，我恐不能正式答應你吧！因我已有了一個異性的朋友，他和我曾有一年多的通信，彼此性情學問等都很洞悉。我對於他，既有終始願作伴侶

的話；而他對於我，也有誓死不變之言。形式上雖是尙未訂婚，然而精神上確已訂婚了。……其餘的話，我們於下星期日日當你來拿序文和小說稿時，再談罷！……」

他讀完了這封信，忽然心裏一酸，便伏在桌上嗚咽的哭起來。哭了一會，又揩乾眼淚，靜靜地想了一想。他料她那個異性的朋友，大約就是王如華。但史子英明明說如華是已被她棄了的，那末，這一定是她另有所愛的人了。

這天夜飯，他也沒有吃。他想，像他這樣的人，就是活着，也是生趣索然，倒不如自殺的好！他又想，自殺的最好方

法是絕食；上吊，投河，用刀刺死……等死法，未免太慘。

絕食的第三天，他還是照常上課，不過他覺得兩腿酸而無力，從宿舍到課堂，要走過三座樓梯；他上樓梯時，顫抖的兩手扶着欄杆，顛巍巍地，像要跌下來的樣子。他肚子雖餓得很，但他一想起精神上的痛苦，立刻使他把肉體上的痛苦完全忘却。和他同桌吃飯的朋友們，起先以為他心裏有些不好過，吃不下飯，都不把他放在心上；後來見他有三天沒吃飯，知道事情有些不對了，他們都來勸他不要這樣。不久惠

生也饒得了連忙一面寫信給月娟告訴她憶唐絕食的事；一面百般的勸他不要徒然糟塌自己的身體。他只是坐在房裏哭泣，也不說話。一個和他同室的朋友說，他一聽見憶唐肚裏飢腸雷鳴的聲音，便替他難受；後來他買了幾包炒熟的落花生來，特爲當着憶唐面前吃，想引起他的食慾，但憶唐堅決的心，竟不爲所動！

這天晚上憶唐哭得疲倦了，便提起筆來寫兩首詩：

死有什麼可怕，

便是死了，

也不過變做一個孤獨的鬼！

朋友們，我死後，

請你們在我的墓碑上，

這樣大書特書的寫着：

『這裏面躺着

一個孤獨的少年，

直到永遠……』

絕食的第四天，——那天是星期日——他忽地想起他曾約星期日往她那裏去拿序文和小說稿，無論如何，她那裏總得

去一次。她見他憔悴的模樣，或者會可憐他，或者會移愛她所眷戀的異性的朋友的心來愛他。想到這裏，希望又來引誘他了。

這天下午四時，仍和她又在美術校的會客室裏面對面坐着。她把小說稿交給他，又拿出他托她做的序文來叫他讀了，說有不安當的地方，要請他改正。他讀到篇末，見署名立摩，他以爲立摩是她的別號。他讀完這篇序文，默然無言，只是流動着兩眼，望那壁上掛着的表現學校成績的各種照片。後來還是她先開口；

「據惠生來信說，你爲了我，已絕食三天，我心裏很替你難過！你想！你不吃飯，怎教我吃得下去？」她說時，用手揩自己的眼淚。

憶唐心裏本來已是苦悶得難當，聽了她的話，眼淚便像決隄的水一般的落下來，伏在桌上嗚咽了一會。她百般的勸他不要哭；拉着他的手，叫他和她並排坐着；又從褲袋裏，摸出一塊白竹布的手帕來，擲到他面前，叫他拭淚。

「我愛你，好嗎？」她嬌聲地說。

「你真的愛我嗎？」憶唐有些不相信；他一面用她的手帕揩

眼淚，一面這樣的問她。

『我真的愛你喲！至於另一方面，我遲早總要和他絕交，不過我現在不忍驟然去絕他。』

『他現在在那裏讀書？學問才貌，都出我之上嗎？』憶唐以爲她那個異性的朋友大約就是王如華，但又不便問她。

『……』她笑着搖搖頭不答話。

『那末，我們幾時訂婚呢？我想，最好能早些訂婚；至於結婚，遲些倒不要緊！』他怕她變心，早些訂婚約，使他可以安心一些。

『在我的意思，待我明年暑假畢業後，再行第一步手續，不遲。』

憶唐心裏雖不以爲然，却也不再多說了。

『你的照片能送我一張嗎？』他記得，子英曾說，她從前曾把她的照片贈給如華過，所以他也想問她討一張。

『近來不曾拍過，等將來拍時，再寄你一張。』

他們談到親密時，他乾燥的嘴唇，便湊過去和她接吻；同時，他面部被她垂下來的絲絲額髮拂着，覺得有些兒癢。有時他把頭倒在她溫暖柔軟的懷裏，她的下頷便緊緊地貼在他

的頭頂上，使他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愉快。

今天她對於他真是特別的親熱！他聽見壁上的鐘正敲六下，便站起來想走，她還要叫他再坐五分鐘。她又對他說，以前總是他先寫信給她，這回她要先寫信給他了。

(七)

那天憶唐從她那裏回來時，心裏異常的高興。晚餐的時候，他有好幾天沒進去的飯堂，終於又進去。晚上他寫信給他的父親，說他已和月娟女士發生戀愛，不久就要訂婚，他的婚事，請他父親不必操心。他又寫信給他的一個朋友，說他

已復活了，已得救了！又托他的朋友代定婦女雜誌及家庭研究各全年一份，又告訴他她的通信處，叫書局直接寄給他。

第二天，他果然接到一封她給他的親密的信；信裏對他的稱呼，也已由「憶唐先生」一變而爲「憶唐吾愛」了。他也立刻回了一封信。後來他又陸續接到她的幾封信，不過信裏的話，已不及前一封那樣親密；而且信裏還有幾句罵他的話，她似乎到處找他的錯處，以便將來和他絕交時，有所藉口。於是他知道她對他的情已冷淡了。他又想到她不肯送照片給他；不允許和他早些訂婚；在她序文的篇末，又不肯署

真姓名：這些都可以算是她對於他無誠意的表示。加以子英又告訴過他，說她是個薄情的女子，想到這裏，他火熱的心一霎時又冷了一半！

一天，剛吃過夜飯，憶唐正在寢室裏洗面，見惠生形色倉皇地奔進來，手裏拿着一封已拆開的信。

『你會要求月娟替你的小說集做序文，是嗎？』

『是的，而且序文也已做好。』憶唐帶着驚疑的態度回答說。

『你知道這篇序文是誰做的？』

「自然是她做的。」

「老實告訴你罷！不是她做的！」

「什麼？不是她，又是誰做的？」

「你讀了這封信，便會知道。」惠生說時，把信遞給憶唐

憶唐便把信從信封裏取出讀了：

「惠生：

「憶唐：

哼！你們做得好事！你們一個爲虎作倀；一個借請人做序

文爲名，想引誘我最親最愛的月娟女士。她以情不可却，叫我代做一篇；但是你，憶唐有了序文，仍舊不知足，還要得尺進寸，向她惡顏求婚。你知道她是我的誰？我費了許多心血，好容易把她從王如華手裏奪了來，如今我和她形式上雖還沒有訂婚，但精神上確已訂婚了，豈容你第三者加入；若是你還是不知悔改，我也決不干休，必把你置之死地而後已，請引領以待！

立摩

憶唐見信裏的具名，果然和那篇序文所署的名一樣。他起

先以爲立摩是她的別號，現在纔知道他猜錯了。

『這樣的事，不是好玩的。我看你還是和她絕交罷！』惠生縐着眉頭說。

『不！不！他和我都立於對等的地位。他可愛她，我豈不能愛她？他用這樣的信恫嚇我，我難道怕他？』

『你真是痴子！我想她也未見得愛你，你何必死拉着不放，自討苦吃？』

憶唐還是猶豫不決，這時寢室的門突然開了，校役送進一封快信來。他看信面的筆跡，曉得是月娟寫來的。把信拆開

一看，見上面這樣的寫道：

『……我和你相識不過三星期，彼此既沒有一些友情可言，更說不到什麼愛情！我們的通信就此中止了罷！……』

憶唐讀完了這封信，氣得說不出話來，也沒有勇氣再絕食。想起前事，好像做夢一般。他立刻移開書桌的抽屜，取出她交給他的那篇序文來，把牠撕得粉碎！

幾天後，他的父親回信來了，說女學生是靠不住的，勸他不要輕信。

他的朋友回信也來了，說托他代定的婦女雜誌和家庭研究

已叫書局直接寄給她。信裏又說他敬祝他戀愛成功，而且在信的末尾寫了一個大大的「薩」字。

他偶然翻翻舊篋。又找出那首詩來：

若是愛情可以賣的，

我情願把我的

挑着沿街喚賣；

橫豎我自己終歸用不掉，

倒不如賣給別人去用的好！

他看見了這首詩，不禁又淌下幾行熱淚來！但惠生還是說

要再介紹一個給他。至於他的小說集，到如今還沒有付印。在他自序的末句『謝謝……先生替我這部小說集做序！』裏「先生」兩個字上面，還是留着些空白，因為沒有人替他作序。

——一九二三，七，十初稿於蘇州東吳——

毀 去 的 序 文

病中

(短篇小說)

徐雉著

病中

徐 雉

——毀去的序文的姊妹編——

(一)

應立摩在S大學對面的P醫院裏住了四天，病已霍然痊愈，他便於那天午前忽忽回S校；因為照P醫院裏的規則：住院的病人，如其過了午時纔出院，在理要多收一天住院費。和他同寢室的朋友們，在他缺課不到的幾天裏，不時的談起他。他的病並不十分重，本來值不得他們去注意和憂慮；

不過因爲P醫院新近雇有看護婦多人，不覺引起了他們的好奇心，加以人們的天性又喜歡揣測他人的心理，和虛構種種無中生有的事實，所以他們便你一句我一句的議論紛紛了：

『我今天曾往P醫院去訪立摩。他說明天大約可以出院；但我勸他再休養幾天，橫豎明天是禮拜六，沒有什麼功課，後天又是禮拜日。』

『他說明天就要出院嗎？未見得罷？住在醫院裏又快樂，又安適，又有溫柔和藹的看護婦服待他，祇怕是此間樂，不思蜀吧！』

『在我看來，看護婦的「婦」字，應該改爲「女」字。據說她們大半是年約二十以下的處女，真是二八青春，花容月貌：……』

『可惜P醫院的住院費太貴：頭等每天要五塊錢，二等一塊半。此外還有什麼驗費咧，醫藥費咧。否則，我情願天天去害病！』

『疾病固然給他以無限的痛苦，然而也給他一個接觸異性的機會。他近來求偶的心不是很切麼？』

大凡青年人總愛談兩性問題，——尤其是在社交不公開的

中國的情形之下，——S大學的學生也是這樣。有時二三友朋，聚在一起，彼此所提出的問題常是不約而同的。他們談話資料，無非是：「某某已和一個女學生發生戀愛了；」「某某現在正托人介紹一個女朋友；」「某某因為失戀自殺了；」「某某尙在獵豔Hunting]……等等。而這種談話，往往能延長至二小時之久。甚至S校的一個宗教教員，為迎合學生的心理起見，上宗教課時，也屢次提起「性慾」兩個字，而且正言厲色的對學生們說：

「你們不要把性慾看作什麼猥褻的事情！一切宗教和文學

，差不多都直接或間接的和性慾有關係呢。」

就是這樣，他們的方寸間，被「兩性」「戀愛」「性慾」……等等名詞塞滿了。復次，他們的腦子裏更具有一種特別的聯想作用。譬如他們發見別的同學懷裏藏着一方絲巾，或是一隻金表，或是身上穿一件鮮豔奪目的絨線衫，他們便會這樣的問他：『你這方絲巾是不是你的情人贈你的？』或是：『你這件絨線衫是不是你的情人替你織的？』假如在那件絨線衫上嵌幾個外國字，或是在那方絲巾上，用五色的絲線，縷着些美麗的花紋，那末他們更加疑心了。又譬如別的同學偶然

和女朋友通幾封信，他們就馬上造出許多謠言，說他已和某女士發生關係，於是一傳十，十傳百，一剎那間，全校的人幾乎沒一個不知道。而那個受屈的同學，有的只好默認，有的到那時雖費了許多口舌，想極力闢謠，但是已來不及了。又譬如他們看見別的同學赴女學校的遊藝會，或是到公共圖書館裏去看書，他們便立刻加他一個罪名，說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如今立摩進了P醫院，他們原知道他是害病，一方面却也疑他有意獵豔。

立摩出院的那天，和他同室的朋友們，個個很興奮地問他

住在院裏的狀況，而關於看護婦的詢問，更是特別的詳細。他彷彿是碟中的魚，碗中的肉，問句像篲箸一樣的亂射在他的身上。他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也不知回答那一句的好。惟一的方法，便是索性閉着口微笑不語。他們中的一個見他兩頰發赤了，遂用取笑的口吻揚聲對其餘的幾個人說道：

『你看他面色也比從前好得多了，兩頰簡直紅得像玫瑰一樣。看護婦的壓力倒底不少！』

(二)

立摩是一個極端的戀愛的崇拜者。他常以爲：異性的愛情

，猶如船艙的舵，情人猶如一個掌舵人，而他自己便是一隻在浩蕩的人海裏漂泊無定的小船。但是舵在那裏呢？掌舵人又在那裏呢？世界雖大，却沒有一個女子來愛他。桅檣和繩索是將斷了，而風浪又是這樣的險惡狂暴，行見波濤起伏的大海要張口把他吞沒了！

他又是一個基督徒。但他入教的理由很簡單。他以為一個人的心總得有個歸宿，總得有個信仰，信仰上帝也好，信仰戀人也好。假使他有戀人，那末他的心有歸宿處了。但如今誰是他的戀人呢？所以他只好信仰上帝了！總之，他對於耶

教的觀念只是這樣：

假使我有戀人，

我可以不信上帝，

因為那時

她將做我惟一的主宰者。

他又是一個詩人，一個熱烈的戀愛的歌頌者。在他的詩裏，充滿着一類滿腔愛情無處發洩的感傷的哀音。他讀到詩經裏的「雉鳴求其牡」一句，便大胆地把「牡」字改爲「牝」字。的確，他只是隻雉，且爲了求其牝而哀鳴到如今？他的好友

P君見他這樣，曾極力安慰他說：

『立摩你要知道，異性的愛，並非是全個愛。我所希望的，一個詩人，不拘拘於個體上求些靈性，我是嫌他太狹小了。你應當使你的精神披拂一切，蕩漾於大空中，擁抱着偉大的宇宙。』

P君的好意，使他十分感激。然而他終覺得他朋友的話未免太玄妙深奧，而不切於實際。

近年來他心裏更感到異常的空虛和孤獨，與別的帶着憂鬱性的青年一樣。他的詩既不能安慰他於萬一，反增加的煩悶

至於他所信仰的上帝呢，在他看來，也似乎太虛無飄渺了，在他枯燥無味的生活中，他惟一的伴侶便是時常追隨他左右的病魔。而病魔又能善體人意；當立摩被煩悶之濃霧籠罩着時，他——病魔——即披着一件寬大的黑衣走來，在他廣博的衣袖裏，藏着各種不同的禮物——疾病。他每次來時，他總是這樣的提醒他說：

『朋友！快拋却你一切的煩悶和慾望罷！來！跟我來！我是一葉慈航或寶筏，從生之原渡到死之原。朋友！你瞧！那邊不是我必須駛向的所在地麼？』

當病魔的禮物握到立摩的手中時。他果然病了。這回他害的是紅痢。起先還勉強可以支持，後來，一天之中腹瀉竟至十餘次。適值那時S大學正在放春假，校役大半已回家，沒有人侍候他。和他同室的朋友們，又都趁着這明媚的春光，往杭州遊歷去了。——本來他也想和他們一塊兒去。但因爲幾月前他的舅父曾打算介紹一位杭州G女師範的學生叫做H女士給他做朋友，他也曾寫了一封極長的信，托他舅父轉交給她，懇求她和他通信。他以爲她一定允許他，所以種種事情多預先計劃好：定幾時往杭州去訪她，買些什麼禮物送她

，又買來了幾束五色的信封和信紙，在每個信封上，預先寫好她的通信處和姓名。他等了許多日子，才得到她的回信說，她現在校課很繁重，無暇兼顧他事，通信一項，恕她不能應命。他立刻把信撕得粉碎，連杭州也賭氣不去了。——所以他想設法若再住下去，病是決不會好的，最後他決定到P醫院去修養幾天。

還有一種性的誘惑，使他不能不這樣做去，那便是因為P醫院的住院病人都是女子看護的。有一個在那個醫院住宿過的同學，曾演說似的對他陳述他住在院裏時的狀況，說看護

婦怎樣怎樣的優待他。

『我進院的第一天，便有看護婦替我洗澡，那時我身上除了下體裹着一條毛巾外，簡直一絲不掛。……』

立摩那時聽了他的話，雖然疑信參半，却也使他下了一個決心，就是：祇要一有機會，他遲早總得嘗一嘗這種新奇而浪漫的生活的滋味。

(三)

P醫院的內科醫生C博士隨便問了立摩幾句話，便知道他害的是什麼病，而且驗出他大便裏兼雜膿血。

「我想在這裏修養幾天……」立摩說出這句話時，語音特別的放低，似乎有些膽怯，又彷彿他心裏的隱秘已被醫生識透，使他不好意思說出來的樣子。

「那是再好沒有的了。」

醫生的答語使他十分滿意。他恐怕醫生對他起疑心，於是又加了一層申說：

「住在校裏真是非常不便當！從寢室到廁所，差不多有十丈多路遠，往來跋涉，十分費力，而大便的次數又是一天多一天。……」

新奇而浪漫的生活開始了。現在立摩正躺在一張柔軟的西式病榻上，堆着白色的線毯和細毛氈氈而帶有花紋的呢被。醫院裏一切特有的景象：病人的呻吟；清晨裊悠揚的頌讚上帝的歌聲；廁所裏不時的自來水衝洗便溺的聲音。看護婦身上的白布工衣的飄動；到處藥水的氣息。具有四輪的鐵製的架子——可以放一切醫藥用具的——的推動……這些都使他起了一種新的感覺。

病室的門呀的一聲開了，門外站着一個年約十七八的膚色白暫的看護婦。她略略注意他一下，然後逡巡地走近他牀邊。

「你忽過浴麼？」她說話時，態度很大方，面上並沒有一點怕羞的樣子。

立摩這時忽然記起他朋友所說的看護婦替病人洗澡的話來。他想，如今這樣的事，要臨到他身上了。便搖搖頭回答道：

「我今天還沒有洗過澡。」

「那末，請你過一歇去洗澡罷。」

他立刻小心謹慎地回答了一個「是」字。

一會兒，茶房進來，兩手捧着一隻滿盛着溫水的小浴缸，

又拿來一套淡綠色的法蘭絨的襯衣，放在病榻側的一張小小黑漆的方几上，叫他浴後換上。但並不見看護婦進來。

『你自己會洗麼？讓我替你洗好麼？』茶房這樣的問他。

他從茶房的語氣裏，纔知道看護婦替病人洗澡的話，全是說謊。

『不！我自己會洗。』他說時，面上露出失望的神情，而且略有怒意。

午餐後，那個看護婦又進來，雙手捧着一隻木盤，盤裏放着一杯藥水，幾粒藥丸，和一隻溫度表。她把木盤放在方几

上後，便挨着榻沿坐下。他想起剛在洗浴的事，不覺暗自好笑，但她却毫不覺得。當她把一粒藥丸輕輕地放在他嘴裏時，他乾燥的兩唇幾乎吻着她春筍般的纖指，恨不得將她的素手連藥丸一同吞下去。她又遞給他一杯藥水，他從藥水的顏色和氣息裏，知道這是薄荷油。他素性最怕吃藥，尤其是薄荷油；有時爲了疾病的緣故，他也只好皺着眉頭，勉強一口一口的慢慢喝下去，彷彿小雞啄米似的。但這次却不是這樣，他一聽見她叫他一口氣把牠喝完時，便毫不躊躇地照她所說的做了，同時他喉嚨裏連續不斷的吞下藥水的聲音，很響

亮地可以聽見。隨後她又把溫度表放在他口裏，一面從被窩裏拉出他的右手，安置在牀沿上，以便替他切脈息。偶一不慎，他震顫的右手從牀沿上滑下，致觸着她的左股，他立刻很快的把右手縮回，紅漲的臉兒羞得幾乎要攢進被窩裏去。

(四)

這是立摩進院後的第三天了。他漸漸覺得到這裏來，實在沒有意思。那個年青的護婦，待他也未見得比別的病人慇懃些，她也不能時常到他榻邊來看顧他。白天裏，她只來四次。夜裏，她不來了，另外一個看護婦來看護他，但每夜也只

一次。因為她們有她們規定的工作，而P醫院裏的住院病人又不是只有他一個人。每次她們來的時候，對他惟一的職務，無非是送藥，驗體溫，切脈息……等。這些事通常於五分鐘內便可完畢。於是她們姍姍地離他去了。這樣，至少要過四五個鐘頭纔再來看他。在這四五個鐘頭的長時間內，他的生活簡直枯燥到極點：醫生既不許他流覽書報，又沒有什麼朋友親戚來訪問。他起先把醫院當作天堂，那些看護婦都是白衣的天使；現在他視醫院無異牢獄，她們都是慈悲的人道的獄卒，而他自己只是個帶着疾病之枷的犯人罷了！未進院

之前，他急於想進去；既進院之後，他又恨不得立刻再回到S校裏去。本來他隨便到那裏去，「孤獨」總是一刻不離的跟着他。不論學校或是醫院，一樣的使他抑鬱無聊。他從S校到P醫院，不過換一個地方罷了，對於他孤獨的生活又有什麼改變？世界雖大，却沒有他容身之地！

他一動不動的躺在病榻上，兩眼無神地望着天花板，落寞的感慨亂雲似的堆滿他的心中。忽然想坐起來寫一封信給他的父親。近年來他似乎不大記念遠在山明水秀的故鄉的他父親，在他童年時代，他若是有一天沒看見他父親，心裏便會

覺得十分難過。後來，就是在他十五六歲就學遠方的時候，他也常常想起他父親。但現在的情形，却和從前不同了！現在他已到了性的時期，身體也發育得很完全，他腦子裏被「女性」「戀愛」……等等名詞佔據着，更沒有餘地容這個「孝」字。他父親雖時常寫信給他，但回信却很少，而他寫信給他父親時候，常是正當他害病或是零用錢用完之際；因為只有在他身體不大舒服或是囊空如洗的時候，他纔想起他父親。

他記得從前他在家裏每逢害病時，總是他父親——一個略

有聲譽的儒醫——替他醫好的。雖然說「良醫之子多死於病」，但他渺小的生命得能維持到如今，不能不說是他父親的力量罷！如今他又病了，假使給他父親知道了，心裏不知又要怎樣的難堪呢！唉！在這茫茫的世界上，除了他白髮蒼蒼的老父外，還有誰來掛念他，疼愛他？他母親呢，早已在他孩提時棄他去了；二個哥哥和一個姊姊也都已早年夭折；至於他理想中的戀人呢，他自信此生是得不到的。

『父親呀！沒處灑的熱淚，還是向你洒了罷！說不盡的苦痛和煩悶，還是向你訴了罷！今天我要寫一封極長極長的信

給你了。』

他一面想，一面從衣袋裏摸出他父親最近寫給他的三封信來，這些信他到如今還沒有回覆呢。當他把信重讀一遍時，眼淚便和雨一般的流下來，

他進醫院時，身邊除了一塊絲巾，三封信，一枝自來水筆，和銀洋外，並不帶別的東西。這時他要寫信給他父親，却又沒有信紙信封。剛巧那個年青的看護婦又捧着木盤推門進來，於是他決定問他借幾張。

「密司……」他口裏纔吐出「密司」兩個字便又停住了，因

爲他不知道她姓什麼。但又立刻改口道：

「看護先生，我可以問你借幾張信封信紙麼？因爲我想寫幾封信。」

「你要，我可以送你幾張。但我只有顏色信紙和顏色信封，不知道你喜歡麼？」

「那也好。」

這是他們第一次的談話。本來她不大和他交談，偶然對他說一兩聲「早安，」已是很難得。至於他，一見她便會面紅耳熱的，每次她進來時，他兩隻眼總是望着別處，不敢正眼看

來着他，更不必說和她交談。這回他居然大着膽子和她攀談起來，連他自己也有些驚奇。

她出去，讓他坐在榻上喝藥水。一會兒，又進來，手裏拿着幾張信封和信紙，差不多各種顏色都有。

和平常一樣，她一等事情完畢便立刻離去。他跳下牀，在方几傍的一張矮櫈上坐下，把她給他的信紙攤在几上。正提筆欲寫，忽又把筆放下，拿起信紙的一角放到唇際，發狂似的吻了一下，同樣的把信封也吻了幾吻。

『呵！年青的女郎！請寬恕我罷！我要把你那美麗的贈品

保存起來，一直到我死了為止。」

他將牠們摺疊起來，又用絲巾包好，偷偷地放在懷裏，緊貼着自己的胸膛。而他父親的信呢，到底是沒有回覆，而且他差不多忘記了。

(五)

醫生說他的病已好得多了，他也預備出院。幾天無形的軟禁，原使他有些不耐煩；但當他要離院的時候，他又覺得有些戀戀不捨的樣子。他也不知道幾時才能再到這裏來。

『呵！天堂！呵！牢獄！呵！天堂裏白衣的天使！呵！牢

獄裏慈悲的獄卒！你和藹的面容，你仁慈的心腸，你神聖的職業，你默默無言的櫻桃小口，你姍姍的蓮步，和忽去忽來的芳跡，你頭上繫着的白布頭巾，你身上的飄飄飛舉的白布套衫，你纖纖的玉手，和捧在玉手裏的木盤，還有，你親自賜給我的美好的贈品，——這些都是我所忘不掉的，但是如今別了！』

他出去時，並沒有人送他。他想和那個年青的看護婦——可憐他到如今還不知道她的姓名——握手話別，但當他踏進她們的辦公室的門時，他見她不在那裏，只見一個他所不認

識的看護婦正在那裏調藥。

『我去了，謝謝你們！』

她慢慢的回過頭來，漠然地，冷淡地，而且機械地對他說一聲『不要客氣，』便又立刻回轉頭去，照舊做她應做的工作。他遂沒精打彩地出來，中心惘惘然如有所失。這時他恨不得再害一場大病，好在醫院裏多住幾天。

從看護婦的辦事室到P醫院的大門中間，有一帶很長很長的走廊。他一面走，一面還希望路上能碰見她——那個年青的看護婦。他祇要對她說一聲『我去了，謝謝你，』他也就夠

滿足了。但他是失望了，他碰不到她，只遇見一個茶房。

「應先生！你去了嗎？那麼，再會。」

「是，再會。」他用顫抖的聲音回答着，似乎要哭出來的樣子。他想這「再會」兩個字倒很有意義，他也很希望能再到這裏來。

他回校後，和他同室的朋友們又取笑了他一陣，說他四天的艷福也享夠了，或許竟已得到幾個看護婦和他做朋友。他以爲他們是有意奚落他的孤獨和寂寞。他很想寫一封信給醫院裏的那個年青的看護婦，謝謝她賜給他這樣美麗的贈品

，和對他慇懃的看護，但他沒有這勇氣。這天午飯也吃不下，原來他又病了！

——一九二四，五，十四初稿於蘇州東吳——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出版

版權
所有

毀去的序文一冊

實價貳角

著者 徐 雉

發行者 樊春霖

總發行所 新文化書社
上海西門瑞秀里

各省各新書店及中華分局均有代售

綠波社
小叢書
淡霞和落葉

這是萬曼先生的小說，詩，和讀書雜記的全集，萬先生的筆鋒，有時雄渾如大刀闊斧，有時輕媚如柳裊雲蕩，這幾篇詩和小說，充分的能夠代表處女期的萬曼，讀書雜記數則，考證精確，多不經人道者，吉光片羽，亦自可珍，

全書一冊

實價二角

上海

西門口
瑞秀里

新文化書社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6192B

